

四庫全書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西晉文紀卷二十

詳校官庶吉士臣初彭齡

主事銜臣徐以坤覆勘

覆校官博士臣劉光第

校對官中書臣范　鏊

謄録監生臣喬　英

西晉文紀卷二十

明 梅鼎祚 編

西晉二十

孫和

薦范粲表 粲陳留人仕魏為太宰中郎景帝輔政稱疾不出泰始中同郡孫和表薦

操行高潔久嬰疾病可使郡縣輿致京師加以聖恩賜其醫藥若遂瘳除必有益於政

王琨

薦范喬 喬粲之子元康中詔求廉讓冲退履道寒素者以參選叙尚書郎王琨乃薦喬

喬稟德真粹立操高潔儒學精深含章内奥安貧樂道棲志窮巷簞瓢詠業長而彌堅誠當今之寒素著厲俗之清彦 並晉書

馮敉

薦王接書 渤海劉原為河東太守以雄才為務同郡馮敉試經為郎七十餘薦接於原原即加禮命接不受

夫驊騮不總轡則非造父之肆明月不流光則非隋侯

之掌伏惟明府苞黄中之德耀重離之明求賢與能小無遺錯是以鄙老思獻所知竊見處士王接歧嶷儁異十三而孤居喪盡禮學過目而知義觸類而長斯玉鉉之妙味經世之徽猷也不患玄黎之不啟竊樂春英之及時

潘滔字陽仲滎陽人有文學才辯永嘉末為河南尹遇害

遺王接書接補都官從事永寧初舉秀才滔遺接書接報之是歲惠帝復祚天下秀才一皆不試接以為恨

摯虞卞玄仁並謂足下應和鼎味可無以應秀才行

王接（字祖游河東猗氏人補征虜將軍司馬轉臨汾公相國）

報友人潘滔書

今世道交喪將遂剝亂而識智之士鉗口韜筆禍敗日深如火之燎原其可救乎非榮斯行欲極陳所見冀有覺悟耳

加賞嵇紹議（蕩陰之役侍中嵇紹為亂兵所害接時為征虜將軍司馬議朝

廷從之

夫謀人之軍軍敗則死之謀人之國國危則亡之古之道也蕩陰之役百官奔北唯嵇紹守職以遇不道可謂臣矣又可稱痛矣今山東方欲大舉宜明高節以號令天下依春秋褒三累之義加紹致命之賞則遐邇向風莫敢不肅矣 並晉書

丘衆

表

世祖武皇帝擢臣負薪之中授臣著作佐郎典治天下文義術數乃撰諸志也石瑞紀

王沉字彥伯高平人仕郡文學掾元康中終于里閭

釋時論沉少有俊才出於寒素不能隨俗沉浮為時豪所抑為郡文學掾不得志作釋時論

東野丈人觀時以居隱耕汙腴之墟有冰氏之子者出自沍寒之谷過而問塗丈人曰子奚自曰自涸陰之鄉奚適曰欲適煌煌之堂丈人曰入煌煌之堂者必有赫赫之光今子困於寒而欲求諸熱無得熱之方冰子瞿

然曰胡為其然也丈人曰融融者皆趣熱之士其得爐冶之門者惟挾炭之子苟非斯人不如其已冰子曰吾聞宗廟之器不要華林之木四門之賓何必冠蓋之族前賢有解韋索而佩朱韍舍徒擔而乘丹轂由此言之何恤而無祿惟先生告我塗之速也丈人曰嗚呼子聞得之若是不知時之在彼吾將釋夫子道有安危時有險易才有所應行有所適英奇奮於縱橫之世賢智顯於霸王之初當厄難則騁權譎以良圖值制作則展儒

道以暢攄是則袞龍出於緼褐卿相起於匹夫故有朝賤而夕貴先卷而後舒當斯時也豈計門資之高卑論勢位之輕重乎今則不然上聖下明時隆道寧羣后逸豫宴安守平百辟君子奕世相生公門有公卿門有卿指兆腐骨不簡蚩儜多士豐於貴族爵命不出閨庭四門穆穆綺襦是盈仍叔之子皆為老成賤有常辱貴有常榮肉食繼踵於華屋疏飯襲跡於耨耕談名位者以諂媚附勢舉高譽者因資而隨形至乃空罝者以泓噌

為雅量璅慧者以淺利為鎗鎗脢胎者以無撿為弘曠
僂垢者以守意為堅貞嘲哮者以麄發為高亮韞蠢者
以色厚為篤誠菴婪者以博納為通濟眂㬿者以難入
為凝清拉答者有沉重之譽嗛閃者得清勦之聲啥哼
怯畏於謙讓闒茸勇敢於饕諍斯皆寒素之死病榮達
之嘉名凡茲流也視其用心察其所安責人必急於已
恒寬德無厚而自貴位未高而自尊眼罔嚮而遠視鼻
䶊齂而刺天忌惡君子悅媚小人敖蔑道素懾吁權門

心以利傾智以勢惛姻黨相扇毀譽交紛當局迷於所受聽採惑於所聞京邑翼翼羣士千億奔集勢門求官買職童僕闐其車乘閽寺相其服飾親客陰參於靖室疏賓徙倚於門側時因接見矜厲容色心懷內荏外詐剛直譚道義謂之俗生論政刑以為鄙極高會曲宴惟言遷除消息官無大小問是誰力今以子孤寒懷真抱素志陵雲霄偶景獨步直順常道關津難渡欲騁韓盧時無狡兔衆塗圯塞投足何錯於是冰子釋然乃悟曰

富貴人之所欲貧賤人之所惡僕少長於孔顔之門久處於清寒之路不謂熱勢自共遮錮敬承明誨服我初素彈琴詠典以保年祚伯成延陵高節可慕丹轂滅族呂霍哀吟朝榮夕滅旦飛暮沉聃周道師巢由德林豐屋蔀家易著明箴人薄位尊積罰難任三郤尸晉宋華咎深投局正幅實獲我心晉書時隆一作時逢必急一作以急

魯勝字叔時代郡人為建康令知世將亂去官徵舉不就

注墨辨敘勝著述遭亂遺失惟注墨辨存其敘曰

名者所以別同異明是非道義之門政化之凖繩也孔子曰必也正名名不正則事不成墨子著書作辨經以立名本惠施公孫龍祖述其學以正刑名顯於世孟子非墨子其辨言正辭則與墨同荀卿莊周等皆非毀名家而不能易其議也必有形察莫如別色故有堅白之辨名必有分明分明莫如有無故有無序之辨是有不是可無不可是名兩可同而有異異而有同是之謂辨同異至同無不同至異無不異是謂辯同辯異同異生

是非是非生吉凶取辯於一物而原極天下之汙隆名之至也自鄧析至秦時名家者世有篇籍率頗難知後學莫復傳習於今五百餘歲遂亡絶墨辯有上下經經各有說凡四篇與其書衆篇連第故獨存今引說就經各附其章疑者闕之又采諸衆雜集為刑名二篇略解指歸以俟君子其或興微繼絶者亦有樂乎此也

上正天論表　論云以冬至之後立晷測影準度日月星辰按日月裁徑百里無千里星十里不百里遂表上求下羣公卿士考論嘗歲日望氣知將來多故稱疾不仕

若臣言合理當得改先代之失而正天地之紀如無據驗甘即刑戮以彰虛妄之罪晉書

魯褒字元道南陽人好學不仕

錢神論元康之後綱紀大壞褒傷時貪鄙乃隱姓名著錢神論以刺之

有司空公子富貴不蓋盛服而遊京邑駐駕乎市里顧見綦毋先生斑白而徒行公子曰嘻子年已長矣徒行空手將何之乎先生曰欲之貴人公子曰學詩乎曰學矣學禮乎曰學矣學易乎曰學矣公子曰詩不云乎幣

帛筐篚以將其厚意然後忠臣嘉賓得盡其心禮不云乎男贄玉帛禽鳥女贄榛栗棗脩易不云乎隨時之義大矣哉吾視子所以觀子所由豈隨世哉雖曰已學吾必謂之末也先生曰吾將以清淡為筐篚以機神為幣帛所謂禮云禮云玉帛云乎哉者已公子捐髀大笑曰固哉子之云也既不知古又不知今當今之急何用清談時易世變古今異俗富者榮貴貧者賤辱而子尚質而子守實無異於遺劍刻船膠柱調瑟貧不離於身名

譽不出乎家室固其宜也昔神農氏没黄帝堯舜教民農桑以幣帛為本上智先覺變通之乃掘銅山俯視仰觀鑄而為錢故使内方象地外圓象天錢之為體有乾有坤内則其方外則其圓其積如山其流如川動静有時行藏有節市井便易不患耗折難折象壽不匱象道故能長久為世神寶親愛如兄字曰孔方失之則貧弱得之則富强無翼而飛無足而走解嚴毅之顔開難發之口錢多者處前錢少者居後處前者為君長在後者

為臣僕君長者豐衍而有餘臣僕者窮竭而不足詩云
哿矣富人哀哉煢獨豈是之謂乎錢之為言泉也百姓
日用其源不匱無遠不往無深不至京邑衣冠疲勞講
肆厭聞清談對之睡寐見我家兄莫不驚視錢之所祐
吉無不利何必讀書然後富貴昔呂公欣悅於空版漢
祖克之於贏二文君解衣裳而被錦繡相如乘高蓋而
解犢鼻官尊名顯皆錢所致空版至虛而況有實贏二
雖少以致親密由是論之可謂神物無位而尊無勢而

熱排朱門入紫闥錢之所在危可使安死可使活錢之所去貴可使賤生可使殺是故忿諍辯訟非錢不勝孤弱幽滯非錢不拔怨仇嫌恨非錢不解令問笑談非錢不發路中紛紛行人悠悠載馳載驅唯錢是求朱衣素帶當塗之士愛我家兄皆無已已執我之手抱我終始不計優劣不論年紀賓客輻湊門常如市諺曰錢無耳可闇使豈虛也哉又曰有錢可使鬼而況於人乎子夏云死生有命富貴在天吾以死生無命富貴在錢何以

明之錢能轉禍為福因敗為成危者得安死者得生性命長短相禄貴賤皆在乎錢天何與焉天有所短錢有所長四時行焉百物生焉錢不如天達窮開塞振貧濟乏天不如錢若臧武仲之智卞莊子之勇冉求之藝文之以禮樂可以成人矣今之成人者何必然唯孔方而已夫錢窮者能使通達富者能使温暖貧者能使勇悍故曰君無財則士不來君無賞則士不往諺曰官無中人不如歸田雖有中人而無家兄何異無足而欲行無翼而欲翔

使才如顏子容如子張空手掉臂何所希望不如丞歸廣修農商舟車上下役使孔方凡百君子同塵和光上交下接名譽益彰晉書云錢之為體有乾坤之象諺云錢無耳可使鬼凡今之人惟錢而已欲翔一作欲行　按魯褒之論晉書及藝文御覽文選補遺並載未全今揔為一太平御覽取路中行人至豈虛也哉作成公綏錢神論已已作能已抱我作說分御覽又載綦母氏錢神論略附後

綦母氏錢神論略

黃銅中方叩頭對曰僕自西方庚辛分土諸國處處皆有長沙越巂僕之所守黃金為父白銀為母鉛為長男

錫為少婦伊我初生周末時也景王君世大鑄茲也貪人見我如病得醫饑饗大牢未之踰也

應亨

南中郎長史初學記亨讓著作表自司隸校尉奉至亨五葉隋經籍志晉應亨集二卷唐經籍志晉應亨集二卷

尺牘列魏附應璩後非

與州將牋

誨命欲求佳別駕自頃諸府大開搜延路廣海罔遺蚌山無逸璞歸數日臥思得一人陳國有袁琇字惠瑛者才識可以經於治亂棲跱可以勸厲後進亨所服聞而

未嘗接顔交言也又宗令文蚤有名輩相與通家門素所具抑亦其次袁琇懐帝時爲吴興太守盜殺見郭璞傳

又書鈔載此未全

夫公正治化之本德教之基公則無私正則無邪無邪無私而患政教不行未之有也昔叔向論叔魚之罪石碏討石厚之亂祁奚稱解狐之賢臧紇思孟孫之愛春秋嘉之敦崇世教經乎百王厝乎盛衰其義不傾公正之德弘矣重矣明君之所以總天下賢臣之所以奉君

上士庶之所以繫仰德化之所以美盛公正也可不勉哉並太平御覽

讓著作表

自司隸校尉奉至臣五世著作不絕鄉族以為美談崔駰三世相繼其後無聞若乃談遷接武彪固踵蹟向歆著美亦各一世之良也應亨集

應翊像讚序御覽作漢應亨誤

王莽居攝以病告歸後赤眉賊攻其所居城糧盡以私

穀數十萬斛賑城中于時粟斛錢數萬民莫不稱其仁

虞溥字允源高平昌邑人終鄱陽内史

移告屬縣溥除鄱陽内史大修庠序廣招學徒移告屬縣至者七百餘人乃作誥以訓之

學所以定情理性而積衆善者也情定於内而行成於外積善於心而名顯於教故中人之性隨教而移善積則習與性成唐虞之時皆比屋而可封及其廢也而云可誅豈非化以成俗教移人心者哉自漢氏失御天下

分崩江表寇隔久替王教庠序之訓廢而莫脩今四海一統萬里同軌熙熙兆庶咸休息乎太和之中宜崇尚道素廣開學業以讚協時雍光揚盛化

文學誥

文學諸生皆冠帶之流年盛志美始涉學庭講脩典訓此大成之業立德之基也夫聖人之道淡而寡味故始學者不好也及至期月所觀彌博所習彌多日聞所不聞日見所不見然後心開意朗敬業樂羣忽然不覺大

化之陶已至道之入神也故學之染人甚於丹青丹青吾見其久而渝矣未見久學而渝者也夫工人之染先脩其質後事其色質脩色積而染工畢矣學亦有質孝悌忠信是也君子內正其心外脩其行行有餘力則以學文文質彬彬然後為德夫學者不患才不及而患志不立故曰希驥之馬亦驥之乘希顏之徒亦顏之倫也又曰鍥而舍之朽木不知鍥而不舍金石可虧斯非其效乎今諸生口誦聖人之典體嫺庠序之訓比及三年

可以小成而令名宣流雅譽日新朋友欽而樂之朝士敬而歎之於是州府交命擇官而仕不亦美乎若乃含章舒藻揮翰流離稱述世務探賾究奇使揚班韜筆仲舒結舌亦惟才所居固無常人也然積一勺以成江河累微塵以崇峻極匪志匪勤理無由濟也諸生若絕人間之務心專親學累一以貫之積漸以進之則亦或遲或速或先或後耳何滯而不通何遠而不至耶 晉書

耿滕

容上流民表

永康元年徵益州刺史趙廞為大長秋遷成都内史中山耿滕為益州初廞陰懷異計厚邺流民特為刼盜滕數密表

流民剛戇而蜀人懦弱客主不能相饒宜移還其本土不者與東三郡隘地觀其情態漸不可長將移秦雍之禍於梁益矣

又言倉庫虛竭無以應鋒鏑之急必益聖朝西顧之慮　華陽國志

羅尚

字敬之一名仲襄陽人終西戎校尉

貽衙博書

尚為益州刺史李特及弟流驤等起蜀殺刺史趙廞又攻尚於成都詔以博為督護討特方遣參軍蒙紹誘特降尚貽博書博不從為特所破

昔年得李流牋降心款款由時威帖得還為冦閒委誠於下吏而流驤七八千人來冦日至姦宄之態詭譎不測不可不重以持之也華陽國志

蜀人諳東海王言羅尚尚貪而不斷付任失所遂至大敗蜀人不堪其徵求數萬人連名詣太傅東海王言之

尚之所愛非邪則佞尚之所憎非忠則直富擬魯衛家成市鄽貪如虎狼無復已極襄陽耆舊記　晉書蜀人言曰尚之所愛非邪則佞尚之所憎非忠則正富擬魯衛家成市里貪如豺狼無復極已當是謡類

李猛

詒鐵官令毛詵中郎李叡書 猛朱提大姓為太中大夫有材幹弟為功曹分當察舉而建寧太守杜俊朱提太守雍約受都尉雷逢賂舉逢子不禮猛奪詵等部曲太安元年秋詵叡遂逐俊以叛猛貽之書亦逐約應之校尉李毅討斬詵首叡走依追耶丘蔡夷帥于陵承猛牋降毅誘殺之

昔魯侯不道季氏出之天之愛民君師所治知足下追踵古人見賢思齊足下箕帚枉慭吾郡

降李毅牋

生長夷方不達禮教徒與李雄和光合勢雖不能管師五丈略地渭濱冀北斷蔑斜東據永安退考靈符晉德長久誠非狂夫所能干輒表革面歸皐有司

孫辯 江陽人永昌郡從事

請復寧州奏 初衛瓘疏罷寧州南夷不相鎮慰太安元年辯奏詔復置焉進李毅為寧州刺史

南中形勝七郡斗絕晉弱夷彊加其土人屈塞應復寧州以相鎮慰

李毅字允剛廣漢郪人歷南夷校尉寧州刺史

陳謝疏李叡之奔遑耶也夷師于陵承詣毅請恕叡毅殺之南夷遂叛圍寧州毅病篤不能戰上疏陳謝會毅薨

臣不能式遏寇虐疾與事遇使虜遊魂兵穀既單器械窮盡而求救無望坐待殄斃若必不垂矜憂乞請大使及臣尚存加臣重罪若臣已死陳屍為戮並華陽國志

毛孟

陳求寧州刺史惠帝末西南夷叛寧州刺史李毅卒城中百餘人奉毅女固守

經年永嘉四年治中毛孟詣京師求刺史不見省孟固陳以王遜為寧州刺史

君亡親喪幽閉窮城萬里訴哀不垂愍救既懸包胥無哭秦之感又愧梁妻無崩城之驗存不若亡乞賜臣死

晉書

索靖

字幼安燉煌人歷始平內史累遷游擊將軍與河間王顒戰被傷卒

草書狀

靖為尚書郎與尚書令衛瓘俱以善草書知名時謂一臺二妙

聖皇御世隨時之宜倉頡既生書契是為科斗鳥篆類物象形叡哲變通意巧茲生損之隸草以崇簡易百官

畢脩事業並麗蓋草書之為狀也婉若銀鉤漂若驚鸞舒翼未發若舉復安蟲蛇虬蟉或往或還類阿那以羸形欻奮釁而桓桓及其逸遊盻嚮乍正乍邪騏驥暴怒逼其轡海水窊隆揚其波芝草蒲陶還相繼棠棣融融載其華玄熊對踞于山嶽飛燕相追而差池舉而察之又似乎和風吹林偃草扇樹枝條順氣轉相比附窈娆廉苫隨體散布紛擾擾以猗靡中持疑而猶豫玄螭狡獸嬉其間騰猨飛鼬相奔趣凌魚奮尾蛟龍反據投空

自竄張設牙距或若登高望其類或若既往而中顧或若儆儻而不羣或若自檢於常度於是多才之英篤藝之彥役心精微耽此文憲守道兼權觸類生變離析八體靡形不判去繁存微大象未亂上理開元下周謹案騁辭放手雨行冰散高音翰厲溢越流漫忽班班而成章信奇妙之煥爛體磥落而壯麗姿光潤以璀燦命杜度運其指使伯英迴其腕著絶勢於紈素垂百世之殊觀晉書王一作生茲御覽作滋繼作結踞作距

月儀帖 晴與尚書令衛瓘俱以草書名武帝愛之瓘筆勝晴然有楷法遠不及晴

正月具書君白大族布氣景風微發順變綏寧無恙幸甚隔限遐塗莫因良話引領託懷情過採葛企佇難將故及表問信李蘪俱蒙告音君白原本多一蘪字

君白四表清通俊乂濯景山無由皓之隱朝有二八之寄斯誠明珠燿光之高會鸞皇翻翥之良秋也吾子懷英偉之才而遇清升之祀想已天飛奮翼紫闥使親者有邇賴也君白

二月具書君白夾鍾應氣融風扇物遥願高宇使時讚宜山川悠遠限以成隔自我不見俛仰數年看塗馳思言存所親裁及告懷悵焉不具君白

君白王路熙和皇化洋溢博採英偶以悏時佐輦無叩角之怨門有縉紳之盛斯乃潛龍逢九五之運寳玉值卞氏之明已委蓬室之陋以妥金紫之榮使親賴有拂寇之慶也君白

三月具書君白姑洗育物罄無不宜延想吾子隨運是

康機度推疏不面踰紀分逼哀塗爲咽良展馳心投情

庶能感應具書脩問罔然不具君白

君白洪化遐布率土咸寧秉卞莊之勇者闕武而精道

抱管鮑之才者彈冠而待顯怪以高邁之姿而懷迷時

之志逮明明之來緬不識之響機運稍移人生若寄願

速就濯耀于雲漢也君白

七月具書君白炎則布氣暑運西流遥想足下動靜順

宜川塗悠遠乖戒談宴心存明視精爽馳想登高長佇

淺以隕之不勝勞覬裁及書問君白

君白與子少舊契潤在昔情類好合如彼琴瑟所圖離別歷載十餘年往者天地之悠長人生之險絕悼言多感悵然傷懷唯足下寶德育素以熙萬福敘此故舊君白

八月具書君白南呂應化中秋告涼敬想令問福履多宜山川緬邈信理希寡談面既闊音問又疎傾首延懷無日不勞想篤分好不孤其懃亦見信憶舊裁因數字

行人彭彭俱數相聞君白

君白世清道治聖化光蒞詢于博採唯賢是務足下以神龍之變應景風之求足陟天閣而德聞四海允被具瞻副此羣望竊從草澤慷慨增願君白

九月具書君白無射改扑廣莫布氣氣度涼和宜時順節路乖人隔邈若天踰翹首延思遠莫致之君子篤好想齊往分不勝佇企饑渴之懐故書表問不能暢情君白

君白昔忝同門涖(闕)君子子以逸羣之才當榮三千之首登堂入室所道之奧雖明響殊品每亦希顏憂以乖隔孤陋遐外曠道離友益以牆面無因之積以書所敬

君白

十月具書君白應鍾導運嚴霜稍隆時變物移感候增懷馳心繫想言存所親山川路限不能翻飛登彼崇丘逍遥長望延佇莫及思積情疲不勝鬱陶眷然之感裁復白書不悉君白(原本心下有欲字)

君白往春執手刻會來秋迎期待面幰然遲想正以逆驥之迹騁于雲漢之路龍驤天府忘此友信飛沉壹殊何緣言嬿厚為時節寶愛光儀君白

十一月具書君白黄鍾吐氣凝寒雰降氾塞重喪和氣養神休宜幸甚嵗月飛馳逝不我待濶自别濶始怨然踰載望塗延思精誠所感無物不應果闕來況德音彌滿躭翫良翰悟怵愛慰增慨不勝抱眷裁因白答言不具盡君白

君白昔誓秋歸而奄經年載匪我愆期時違書信闕寧

之隆況吉沓密縈以逸諭明以馳騖親愛分齊闕

足下復遠闕發禮耶停卒不具君白

十二月具書君白大吕闕度末寒慄烈明德宜時慶想

無恙分隔踰年良會乖違感詠蕭艾言存宿好翹翹延

領不勝思積裁及白書不能具悉君白

君白不圖一别便成永隔瞻彼修路從此乖限情經運

俟思興感物發言存信淚以流墜足下闕嚴度同此懷

信更知問君白董逌廣川書跋云晉人評書以索靖比王逸少而歐陽詢至卧碑下近世惟淳化官帖中有靖書其後購書四方得月儀十一章今入續帖中然於前書亦異李嗣真曰靖有月儀三章觀其趣尚大為遒竦今月儀不止三章或謂昔人離析然書無斷裂殆唐人臨寫者

劉弘字和季沛國相人征北將軍靖少子仕寧朔將軍封宣城公歷荆州刺史拜侍中開府進號車騎將軍

上誅張奕表太安中弘為荆州刺史討張昌昌圍宛敗前將軍趙驤軍弘退屯梁先是范陽王虓遣長水校尉張奕領荆州弘至奕舉兵距弘弘斬奕上表惠帝詔答之

臣以凡才謬荷國恩作司方州奉辭伐罪不能奮揚雷

霆折衝萬里軍退於宛分受顯戮猥蒙含宥被遣之職即進達所鎮而范陽王虓先遣前長水校尉張奕領荆州臣至不受節度擅舉兵距臣令張昌姦黨初平昌末梟擒益梁流人蕭條猥集無賴之徒易相扇動飇風駭蕩則滄海横波茍患失之無所不至比須表上慮失事機輒遣軍討奕即梟其首奕雖貪亂欲爲荼毒由臣劣弱不勝其任令奕肆心以勞資斧敢引覆餗之刑甘受專輒之罪

將軍文武兼資前委方夏宛城不守咎由趙驤將軍所遣諸軍尅滅羣寇張奕貪禍距違詔命將軍致討傳首闕庭雖有不請之嫌古人有專之之義其恢宏奥略鎮綏南海以副推轂之望焉

惠帝詔報

請補選荆部守宰表 時荆部守宰多闕弘請補選帝從之弘乃敘功銓德甚為論者所稱

被中詔勑臣隨資品選補諸缺吏夫慶賞刑威非臣所

專且知人則哲聖帝所難非臣闇蔽所能斟酌然萬事有機毫釐宜慎謹奉詔書差所應用益崇化莫若貴德則所以濟屯故太上立德其次立功也頃者多難淳朴彌凋臣輒以徵士伍朝補零陵太守庶以懲波蕩之弊養退讓之操臣以不武前退於宛長史陶侃參軍蒯恒牙門皮初戮力致討蕩滅姧凶侃恒各以始終軍事初為都戰帥忠勇冠軍漢沔清肅實初等之勲也司馬法賞不踰時欲人知為善之速福也若不超報無以勸詢

功之士慰熊羆之志臣以初補襄陽太守佩為府行司馬使典論功事恒為山都令詔惟令臣以散補空缺然沶鄉令虞潭忠誠烈正首唱義舉舉善以教不能者勸臣輒特轉潭補醴陵令南郡應吏仇勃母老疾困賊至守衛不移以致拷掠幾至隕命尚書令史郭貞張昌以為尚書郎欲訪以朝議遁逃不出昌質其妻子避之彌遠勃孝篤著於臨危貞忠厲於強暴雖各四品皆可以訓奬臣子長益風教臣輒以勃為歸鄉令貞為信陵

令皆功行相參循名拔實列行狀公文具上

上惠帝論劉喬表 喬字仲彥南陽人惠帝西幸長安喬時為豫州刺史迎駕東海王越承制轉喬冀州刺史以范陽王虓領豫州喬以虓非天子命發兵距之弘與喬牋越將討喬又與越書又表言宜詔越等各保分局河間王顒方距關東倚喬為助不納其言及越迎駕還洛陽復表喬為太傅軍諮祭酒 本傳表在與越書後以類從前

范陽王虓欲代豫州刺史喬喬舉兵逐虓司空東海王越以喬不從命討之臣以為喬忝受殊恩顯居州司自欲立功於時以狥國難無他罪闕而范陽代之代之為

非然喬亦不得以尯之非專威輒討誠應顯戮以懲不恪然自頃兵戈喪亂猜禍鋒生恐疑隙構於羣王災難延於宗子權柄隆於朝廷逆順效於成敗今夕為忠明旦為逆偏其反而互為戎首載籍以來骨肉之禍未有如今者也臣竊悲之痛心疾首今邊陲無備豫之儲中華有杼軸之困而股肱之臣不惟國體職競尋常自相楚剝為害轉深積毀銷骨萬一四夷乘虛為變此亦猛獸交鬭自效於卞莊者矣臣以為宜速發明詔詔越等

令兩釋猜嫌各保分局自今以後其有不被詔書擅興兵馬者天下共伐之詩云誰能執熱逝不以濯若誠濯之必無灼爛之患永有泰山之固矣

與劉喬牋

適承范陽欲代明使君明使君受命本朝列居方伯當官而行同奬王室橫見遷代誠為不允然古人有言牽牛以蹊人之田信有罪矣而奪之牛罰亦重矣明使君不忍亮直狷介之忿甘為戎首竊以為過何者至人之

道用行舍藏跨下之辱猶宜俯就况於換代之嫌纎介之釁哉范陽國屬使君庶姓周之宗盟疎不間親曲直既均責有所在亷藺區區戰國之將猶能升降以利社稷况命世之士哉今天下紛紜主上播越正是忠臣義士同心戮力之時弘實闇劣過蒙國恩願與使君共戴盟主鴈行下風埽除凶寇救蒼生之倒懸反北辰於太極此功未立不宜乖離備蒙顧遇情隆於常披露丹誠不敢不盡春秋之時諸侯相伐復為和親者多矣願明

使君迴既往之恨追不二之蹤觧連環之結脩如初之好范陽亦將悔前之失思崇後信矣

又與東海王越書

適聞以吾州將擅舉兵逐范陽當討之誠明同異懲禍亂之宜然吾竊謂不可何者今北辰遷居元首移幸羣后抗義以謀王室吾州將荷國重恩列位方伯亦伐鼓即戎戮力致命之秋也而范陽代之吾州將不從由代之不允但矯枉過正更以為罪耳昔齊桓赦射鈎之讐

而相管仲晉文忘斬袪之怨而親勃鞮方之于今當何有哉且君子躬自厚而薄責於人令姧臣弄權朝廷困逼此四海之所危懼宜釋私嫌共存公義含垢匿瑕忍所難忍以大逆為先奉迎為急不可思小怨忘大德也苟崇忠恕共明分局速旗推鋒各致臣節吾州將必輸寫肝膽以報所蒙實不足計一朝之謬發赫然之怒使韓盧東郭相困而為豺狼之擒也吾雖庶姓負乘過分實願足下率齊內外以康王室竊恥同濟自為蠹害貪

獻所懷惟足下圖之晉書

荆州下教朝以夏侯陟為襄陽太守弘之壻也弘表陟姻親舊制不得相監皮初之勳宜見酬報詔聽之弘每有興廢手書守相丁寧款密人皆感悅咸曰得劉公一紙書賢于十部從事

夫統天下者宜與天下同心化一國者宜與一國為任若必姻親然後可用則荆州十郡安得十女壻然後為政哉

又教舊制峴方二山澤中不聽百姓捕魚

禮名山大澤不封與共其利今公私并無百姓無復厝手地當何謂邪速改此法又酒室中云齊中酒聽事酒猥酒同用麴米而優劣三品投醪當與三軍同其薄厚自今不得分別晉故書

又教

太康以來天下無虞遂共尚無為談莊老少有說事外記論公務闪但共談笑今節同舟而載安可不人人致力耶太平御覽

又教

錄事巫衛忠清厲節衣食不充賜單複衣各一具恒令厨食給其家穀三百斛諸吏宜見賢思齊

又教弘乃謫罰主者遂給韋袍複帽轉以相付

吾昨鼓四中起閤西城上兵欬聲甚深即呼省之年過六十羸病無襦而督將差以持時持時備不虞耳此旣無所防捍又老病羸凍不加隱恤必致死亡督將豈可乃爾耶並太平御覽

又教

將士寒窮者皆本部為之人給一韋袍

又教

錄事參軍務舉善彈非令史亦各隨職事脩習也 並北堂書鈔

胡濟 尚書郎

薦伍朝表 朝字世明武陵漢壽人太守劉弘薦為零陵太守主者以非選例辯奏可朝不就

臣以為當今資喪亂之餘運承百王之遺獎進趨者衆國故以僥倖守道者懷藴匱以終身故令敦褒之化虧退讓之風薄按朝游心物外不屑時務守靜衡門志道日新年過耳順而所尚無虧誠江南之良才丘園之逸老也不加飾進何以勸善且白衣為郡前漢有舊貢于家食近代所崇事可行也宜聽光顯以奬風尚虞般佑高士傳　良才晉書作奇才無貢于三句

改葬前母服議

今禮無其章不復特為之法故取繼母服准事目下得申孝養之情推此所奉前繼一也以為前母改葬宜從衆子之制杜氏通典

荀晞字道將河內山陽人歷青州刺史大都督封東平郡公為石勒所殺

移諸征鎮州郡時領青州刺史受懷帝詔委統青徐六州大舉討賊天步艱險禍難殷流劉元海造逆於汾陰石世龍階亂於三魏薦食畿甸覆喪鄴都結壘近郊仍震兖豫害三刺史殺二都督郡守官長堙没數十百姓流離肝腦塗

地晞以虛薄負荷國重是以弭節海隅援枹曹衛猥
被中詔委以關東督統諸軍欽承詔命尅今月二日當
西經滎黎陽即日得滎陽太守丁嶷白事李惲陳午等
救懷諸軍與羯大戰皆見破散懷城已陷河內太守裴
整為賊所執宿衛闕乏天子蒙難宗廟之危甚於累卵
承問之日憂歎累息晞以為先王選建明德庸以服章
所以藩固王室無俾城壞是以舟檝不固齊桓責楚襄
王逼狄晉文致討夫翼奬皇家宣力本朝雖陷湯火大

義所甘加諸方牧俱受榮寵義同畢力以報國恩晞雖不武首啟戎行秣馬裹糧以俟方鎮凡我同盟宜同赴救顯立名節在此行矣

上討東海王越表 懷帝永嘉四年密詔晞討越晞表

殿中校尉李初至奉被手詔肝心若裂東海王越得以宗臣遂執朝政委任邪佞寵樹姦黨至使前長史潘滔從事中郎畢邈主簿郭象等操弄天權刑賞由己尚書何綏中書令繆播太僕繆胤黃門侍郎應紹皆是聖詔

親所抽拔而滔等妄構陷以重戮帶甲臨宫誅討后弟翦除宿衛私樹國人宗奬魏植招誘逋亡覆喪州郡王塗圮隔方貢垂絶宗廟闕蒸嘗之饗聖上有約食之匱鎮東將軍周馥豫州刺史馮嵩前北中郎將裴憲並以天朝空曠權臣專制事難之興慮在旦夕各率士馬奉迎皇輿思隆王室以盡臣禮而滔邈等刼越出關矯立行臺逼徙公卿擅為詔令縱兵寇抄茹食居人交尸塞路暴骨盈野遂令方鎮失職城邑蕭條淮豫之萌陷離

塗炭臣雖憤懣守局東嵎自奉明詔三軍奮厲卷甲長驅次于倉垣即日承司空博陵公浚書稱殿中中郎劉權齎詔勅浚與臣共剋大舉輒遣前鋒征虜將軍王讃徑至項城使越稽首歸政斬送滔等伏願陛下寛宥宗臣聽越還國其餘逼迫宜蒙曠蕩輒寫詔宣示征鎮顯明義舉遣揚烈將軍閻弘步騎五千鎮衛宗廟

復上懷帝表 懷帝復詔晞討越晞復上表越下檄討晞會越薨

奉被手詔委臣征討喻以桓文紙練兼備伏讀跪歎五

情惶怛自頃宰臣專制委杖佞邪內擅朝威外殘兆庶矯詔專征遂圖不軌縱兵冦掠陵踐宮寺前司隸校尉劉暾御史中丞溫畿右將軍杜育並見攻刼廣平武安公主先帝遺體咸被逼辱逆節虐亂莫此之甚輒祗奉前詔部分諸軍遣王讃率陳午等將兵詣項龔行天罰並晉書

周馥字祖宣浚從父弟歷鎮東將軍封永寧伯

上懷帝請遷都書馥都督揚州建策迎天子遷都壽春永嘉四年與長史吴

思司馬殷識上書為淮南太守裴碩所襲敗奔死

不圖厄運遂至於此戎狄交侵畿甸危逼臣輒與祖納裴憲華譚孫惠等三十人伏思大計僉以殷人有屢遷之事周王有岐山之徙方今王都罄乏不可久居河朔蕭條崤函險澀宛都屢敗江漢多虞於今平夷東南為愈淮揚之地北阻塗山南抗靈嶽名山四帶有重險之固是以楚人東遷遂宅壽春徐邳東海亦足戍禦且運漕四通無患空乏雖聖上神聰元輔賢明居儉守約用

保宗廟未若相土遷宅以享永祚臣謹選精卒三萬奉迎皇駕輙檄前北中郎將裴憲行使持節監豫州諸軍事東中郎將風馳即路荆湘江揚各先運四年米租十五萬斛布絹各十四萬匹以供大駕令王浚苟晞共平河朔臣等戮力以啟南路遷都弭寇其計並得皇輿來巡臣宜轉據江州以恢王略知無不為古人所務敢竭忠誠庶報萬分朝遂夕隕猶生之願晉書

閭丘沖字賓卿高平人歷太傅長史光禄勲遭亂為賊所害

懷帝服楊悼后議后母養懷帝遇難帝尚幼及即位后當祖載羣公議帝應追服或以庶母慈母小功五月或以慈母服如母服齋衰沖議從之

楊后母養聖上蓋以曲情今以恩禮追崇不配世祖廟王者無慈養之服謂宜祖載之日可三朝素服發哀而已晉書

劉陶

告廬江郡杜夷字行齊廬江灊人以儒學稱被徵不就遁于壽陽及歸舊居道遇兵寇刺史劉陶告郡營卹後渡江為國子祭酒

昔魏文侯軾干木之閭齊相曹參尊崇蓋公皆所以優賢表德敦勵末俗徵士杜君德懋行絜高尚其志頃流離道路聞其頓躓刺史忝任不能崇飾有道而使高操之士有此艱屯令遣吏宣慰郡可遣一吏縣五吏恒營卹之常以市租供給家人糧廩勿令闕乏晉書

賈彪

鵩賦序

余覽張茂先鷦鷯賦以其質微處褻而偏於受害愚以

為未若大鵬棲形遐遠自育之全也此固禍福之機聊賦之云藝文類聚

呂會

任僑産子奏愍帝建興四年新蔡縣吏任僑妻産二女腹與心相合自胸以上臍以下各分此葢天下未一之妖也時内史呂會上言人皆哂之

按瑞應圖異根同體謂之連理異苗同穎謂之嘉禾草木之異猶以為瑞今二人同心易稱二人同心其利斷金嘉徵顯見生於陜東之國斯葢四海同心之瑞也不

勝喜踊謹畫圖以上宋書

楊泓

拂舞序

自到江南見白符舞或言白凫鳩舞云有此來數十年察其詞旨乃是吴人患孫皓虐政思屬晉也晉書

寡婦淑原失姓

答兄弟書二寡婦者淑也㣲也淑喪夫守寡兄弟將嫁之誓而不許為書

葢聞君子導人以德矯俗以禮是以列士有不移之志

貞女無迴二之行淑雖婦人竊慕殺身成義死而後已夙遘禍罰喪其所天男弱未冠女幼未笄是以僶俛求生將欲長育二子上奉祖宗之嗣下繼祖禰之禮然後覲于黃泉永無慙色仁兄德弟既不能厲高節於弱志發明明於闇昧許我他人逼我干上乃命官人訟之簡書夫智者不可惑以事仁者不可脅以死晏嬰不以白刃臨頸改正直之辭梁寡不以毀形之痛忘執節之義高山景行豈不思齊計兄弟備託學門不能匡我以道

博我以文雖曰既學吾謂之未也 杜預女記

杜有道妻嚴氏 字憲京兆人十八而嫠誓不改節

與從姪預書 預為泰州刺史被誣徵還嚴氏與預書戒之預後果為儀同三司

諺云忍辱至三公卿今可謂辱矣能忍之公是卿坐

衛瓘女 赤牘作衛夫人鑠王云按張懷瓘書斷廷尉展女弟恒之從妹恒瓘子鑠係瓘從女本傳止稱瓘女與國臣書不言衛夫人恐楊誤耳 衛夫人自有書見後

與國臣書 瓘進太保歸第賈后忌其方直又遂諺瓘與汝南王亮欲為伊霍事啟帝手詔楚王瑋免瓘等官收瓘與子孫九人同被害及瑋伏誅瓘女與國臣書於是前太

保主簿劉緜等上言乃追封蘭陵郡公謚曰成而族誅害殲一門者

先公名謚未顯無異凡人每恠一國茂然無言春秋之失其咎安在悲憤感慨故以示意

無名氏

有司奏改泰始歷 泰始元年奏可

王者祖氣而奉其事終晉於五行之次應尚金金生於巳事於酉終於丑宜祖以酉日臘以丑日改景初歷為泰始歷 宋書

有司郊配奏泰始二年二月郊宣皇帝十一月

有司奏是後圓丘方澤不別立

古者郊丘不異宜幷圓方二丘更修壇兆二至合祀

羣公正朔服色奏泰始二年九月奏可

唐堯舜禹不以易胙改制至於湯武各推行數宣尼答為邦之問則曰行夏之時輅冕之制通為百代之言蓋期於從政濟治不繫於行運也今大晉繼三皇之蹤踵舜禹之迹應天從民受禪有魏宜一用前代正朔服色皆如有虞遵唐故事於義為弘宋書

有司廟物奏泰始四年

先帝廟存舊物麻繩為細拂以明儉約晉要事

有司南宮王冠奏泰始六年南宮王承年十五依舊應冠有司奏議從之

禮十五成童國君十五而生子以明可冠之義又漢魏遣使冠諸王非古典

有司議王公入朝奏泰始中奏詔可

諸侯之國其王公以下入朝者四方各為二番三歲而周周則更始臨時有故則明年來朝明年朝後更滿三

歲乃朝不得依恒數朝禮皆執璧如舊朝之制不朝之歲各遣卿奏聘

有司婚禮奏 太康八年一 作尚書朱整議

按魏氏故事王娶妃公主嫁之禮天子諸侯以皮馬為庭實天子加以穀珪諸侯加以大璋可依周禮改璧用璋其羊鴈酒米玄纁之禮並如故 杜氏通典

有司侯國耕籍奏 武帝末奏不行

古諸侯耕籍百畝躬執耒以奉社稷宗廟以勸率農功

今諸侯臨國宜依之晉書禮志

廷尉為男感女重生奏武帝世河間有男女相悅許配男從軍父母以女別適女憂死男還悲痛遂發塚開棺即活因負還其夫爭之廷尉奏

精誠之至感於天地故死而更生在常禮之外非禮之所處刑之所裁斷以還開塚者王琰冥祥記引搜神記

人上天變書太康十年崇賢殿諸處火時有上書楊珧由是求退

漢王氏五侯兄弟迭任今楊氏三公竝在大位故天變屢見竊為陛下憂之

汲冢周書序

晉書太康二年汲郡人不準盜發魏襄王墓或言安釐王冢得竹書凡七十五篇武帝詔荀勗撰次以爲中經列在祕書著作郎束晳得觀竹書隨疑分析皆有義證然無所爲周書也按漢藝文志有逸周書七十一篇以此校之止缺四篇宋李燾云此漢世已入中祕其後稍隱至發冢復出耳非始出于汲冢也鼎按此序有似史漢末篇序傳葢後人所爲令以由晉出姑附晉

昔在文王商紂並立困于虐政將弘道以弼無道作度訓殷人作教民不知極將明道極以移其俗作命訓紂作淫亂民散無性冒常文王惪和化服之作常訓上失

其道民散無紀西伯修仁明恥示教作文酌上失其道民失其業闕

凶年作糴匡文王立西距昆夷北備玁狁謀武以昭威懷作武稱武以禁暴文以綏德大聖允兼作允文武有七德文王作大武大明武小明武三篇

穆王遭大荒謀救患分災闕大匡此有脫簡

作九開文王唯庶邦之多難論典以匡謬作劉法文王卿士諗發教禁戒作文開維美公命于文王修身觀

天以謀商難用保開文王訓乎武王以繁害之戒作八
繁文王在酆命周公謀商難作酆保文啟謀乎後嗣以脩
身敬戒作大開小開二篇文王有疾告武王以民之多
變作文儆文王告武王以序德之行作文傳文王既沒
武王嗣位告周公禁五戒作柔武武王忌商周公勤天
下於大小開武二篇武王評周公維道以為寶作寶典
商謀啟平周周人將興師以承之作酆謀武王將起師
伐商寤有商儆作寤儆周將伐商順天革命申喻武義

以訓乎民作武順武穆二篇武王將行大事乎商郊乃明德缺衆作和寤武寤二篇武王率六州之兵車三百五十乘以滅殷作尅殷武王作尅商建三監以救其民為之訓範此有脫簡

武王既釋箕子囚俾民辟寧之以王作箕子武王秉天下論德施缺而缺位以官作考德武王命商王之諸侯綏定厥邦申義告之作商誓武王平商維定保天室規擬伊洛作度邑武王有疾此有

脫簡

命周公輔小子告以正要作五權武王既歿成王元年周公忌商之孽訓敬人作成開周公既誅三監乃述武王之志建都伊洛作作洛周公會羣臣于閟門以輔主之格言作皇門周公陳武王之言以贊已言戒乎成王作大戒周公正三統之義作周月辯二十四氣之應以明天時作時訓周公制十二月賦政之法作月令周公肇制文王之謚義以垂于後作謚法周公將致政成王朝諸侯於明堂作明堂成

王既即政因嘗麥以語羣臣而求助作嘗麥周公為大師告成王以五徵則作本典成王訪周公以民事周公陳六徵以觀察之作官人周室既寜八方會同各以其職來獻欲垂法厥後作王會周公云殁王制將衰穆王因祭祖不豫詢其守位作祭公穆王思保位惟難恐貽世羞欲自警悟作史記王化雖弛天命方永四夷八蠻攸尊王政作職方芮伯稽古作訓納王于善暨執政小臣咸省厥躬作芮良夫晉侯尚力侵我王略叔向聞儲

幼而果賢欽復王位作太子晉王者德以飾躬用為所佩夏多罪湯將放之徵前事以戒後王也作殷祝民非后罔乂后非民罔與為邦愼政在微作周祝武以靖亂非直不克作武紀積習生常不可不愼作銓法車服制度明不苟踰作器服周道於乎大備

晉千金渠石人東脅下文 洛陽記千金堨舊堰穀水魏時更修開渠五所謂之五龍渠堨東立一石人勒堨腹上晉初大水暴注乂廣功焉石人東勒下文云

泰始七年六月二十三日大水并瀑出常流上三丈蕩

壞二堨五龍泄水南注瀉下加歲久漱齧每澇即壞歷載消棄大功今故為今遏更於西開泄名曰伐龍渠地形正平誠得為泄至理千金不與水勢激爭無緣當壞由其卑下水得輸上漱齧故也今增髙千金於舊一丈四尺五龍自然必歷世無患若五龍歲久復壞可轉於西更開二堨二渠合用二十三萬五千六百九十八功以其年十月二十三日起作功重人少到八年四月二十日畢

石人西脅下文 後魏太和中修復千金堨按石人西脅下有文

若溝渠久疏深引水者當於河南城北石磧西更開渠北出使首孤立故溝東下因故易就磧堅便

魏建城鄉侯劉靖碑

魏使持節都督河北道諸軍事征北將軍建城鄉侯沛國劉靖字文恭登梁山以觀源流相隰以度形勢嘉武安之通渠羡秦民之殷富乃使帳下督丁鴻軍士千人以嘉平二年立遏於水道高梁河造戾陵遏開車箱渠

其遏表云高梁河水者出自并州黄河之别源時長岸峻固直截中流積石籠以為主遏高一丈東西長三十丈南北廣七十餘步依北岸立水門門廣四丈立水十丈山川暴戾則乘遏東下平流守常則自門地入灌田歲二千頃凡所封地百餘萬畒至景元三年辛酉詔書以民食轉廣陸𨻶不贍遣謁者樊晨更制水門限田千頃刻地四千三百一十六頃出給郡縣改定田五千九百三十頃水流乘車箱渠自薊西北逕昌平東盡漁陽

潞縣凡所潤含四五百里所灌田萬有餘頃髙下孔濟原隰底平疏之斯溉決之斯散導渠口以為濤門灑滮池以為甘澤施加於當時敷被于後世晉元康四年君少子驍騎將軍平鄉侯弘受命使持節監幽州諸軍事領護烏丸校尉寧朔將軍遏立積三十六載至五年夏六月洪水暴出毁損四分之三乘北岸七十餘丈上渠車箱所在漫溢追惟前立遏之勲親臨山川指授規略命司馬關内侯逄惲内外將士二千人起長岸立石渠

修立遏治水門門廣四丈立水五丈興復載利通塞之宜准遵舊制凡用功四萬有餘焉諸部王侯不台而自至繈負而受事者蓋數千人詩載經始勿亟易稱民忘其勞斯之謂乎於是二府文武之士感秦國思鄭業之績魏人置豹祀之義乃遐慕仁政追述成功元康五年十月十一日刊石立表以紀勳烈并記遏制度永為後式焉

九山廟碑

九顯靈君者太華之元子陽九列名號曰九山府君也南據嵩嶽北帶洛滋晉元康二年九月太歲庚午帝遣殿中中郎將關內侯樊廣緱氏令王與傅演奉宣詔命興六廟殿焉

百蟲將軍顯靈碑

將軍姓伊氏諱益字隤敳帝高陽之第二子伯益者也晉元康五年七月七日順人吳義等建立堂廟永康元年二月二十日刻石立頌永康令刻水經作永平誤永平在元康前

晉太公碑 金石錄云

太公望者此縣人大晉受命四海一統太康二年縣之西偏有盜發冢而得竹策之書書藏之年當秦坑儒之前八十六歲 武帝時汲人不準得竹簡小篆古書在秦坑前安有小篆乎

晉護羌校尉彭祈碑 金石錄

君諱祈字子玄隴西襄武人也其先出自顓頊有陸終之裔子大彭實主夏盟則其後也又云歷郡右職州別駕從事于時庸蜀未殄侵擾王路洮西之戰因敗運奇

元帥獲安剋厥疆虜列上功狀除舍人還參本軍事除凉州護軍河右未清戎寇竟沸諶謀神略簡在帝心遷西郡太守至官未久復臨酒泉遠夷望風襁負歸命白山丁令率服賨貢敦煌令狐豐距違王度淵泉之陣兵不血刃母老弟亡辭職去官聖上仁慈聽君所求轉略陽太守近家禄養遂催大艱倚喪還家服紀終始有詔以軍州始分河右未清豺狼肆虐授君節蓋除護羌校尉統攝凉州上前後軍功應封七侯勞謙退讓陰德不

伐年未知命以太康十年三月癸酉薨天子愍悼遣使者監護喪事策曰君秉心公亮所莅有方不幸殞歿朕甚痛惜故孝𢉖參護羌軍事酒泉馬朔故吏部郎中綦毋畨主簿郭曉良吏夏侯俊等追思洪烈感想吁嗟乃刊石勒銘焉

伊闕右石壁銘

永康五年河南府尹循大禹之軌部督郵辛曜新城令王琨部監作掾董猗李褒斬岸開石平通伊闕（並水經注）

荀邈碑邈除太原榆次令為政以德武帝下詔褒美泰始三年卒吏人為之樹碑其序

曰

仰之如日月敬之如神明愛之如父母樂之如時雨荀氏

家傳

張蒼梧碑張憑之祖

君諱鎮字義遠吳國吳人忠恕竟明簡正貞粹太安中

除蒼梧大守討王含有功封興道縣侯

陸邁碑

邁字功高吴郡人器識清敏風檢澄峻累遷振威太守尚書吏部郎竝世說注

終南山大石文陳總遷殿中侍御史詔遣詣終南山請雨總先除小石祠惟存大石一所而祈之上文曰

峩峩大石佐岳通理含滋吐潤惠我四海王隱晉書

蘇韶鬼

授從弟節書韶字孝先安平人仕至中牟令卒伯父承為南中郎軍司第九子節在車上晝日韶自外入乘馬著黒介幘黄練衣白襪幽履憑節車轅曰吾欲改葬將為書

節授筆不肯曰死者書與生者異爲節作其字像胡書也即喚節爲書 咼索傅咸理李含表有常山太守蘇韶此云中年令

古昔魏武侯浮於西河而下中流顧謂吳起曰美哉河山之固此魏國之寶也吾性愛好京洛每往來出入瞻眡邙山樂哉乎萬世之基也北背孟津洋洋之河南望天邑濟濟之盛此志雖未言銘之於心矣不圖奄忽所懷未果前去十月便速改葬在軍司墓次買數畝地便自足矣 王隱晉書

西晉文紀卷二十